

AGATHA CHRISTIE

〔英〕阿加莎·克里斯蒂作品全集之

啤酒谋杀案

李 平 / 秦越岭 / 译 · 贵州人民出版社



啤酒谋杀案

〔英〕阿加莎·克里斯蒂 著

李 平 秦越岭 译

贵州人民出版社

版权登记号: 图字 22-1996-001 号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1998 by
Guizho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This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EDITIONS Du MASQUE. HACHETTE LIVRE
via VANTAGE COPYRIGHT AGENCY

本书中文版通过万达版权代理公司代理,
由法国阿舍特出版社授权出版

啤酒谋杀案
FIVE LITTLE PIGS

Copyright Agatha Christie Mallowan 1942

原 作:〔英〕阿加莎·克里斯蒂
译 者:李 平
总 策 划:卢惠龙
责任编辑:夏文琦
装帧策划:邹 刚 莫贵阳
版式设计:施德端
出版发行:贵州人民出版社
发行联系人:莫贵阳 邹 刚
社 址:中国贵州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电 话:(0851)6828570
邮 编:550004
经 销:贵州省新华书店
印 刷:贵州新华激光照排印刷厂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字 数:178 千字
印 张:8.25
印 数:1-10000
版 次:1998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7-221-04677-8/I·1011
定 价:18.50 元

黔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印必究
黔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引 子

卡拉·莱马钱特	(1)
---------------	-------

第 一 部

被告律师	(13)
原告律师	(23)
年轻的律师	(30)
老律师	(36)
警 监	(43)
这只小猪进市场	(61)
这只小猪呆在家	(75)
这只小猪吃烤牛肉	(106)
这只小猪饿肚皮	(122)
这只小猪嗷嗷叫	(139)

第 二 部

菲利普·布莱克的记述	(157)
------------------	-------

梅雷迪思·布莱克的记述·····	(177)
迪蒂斯汉姆夫人的记述·····	(189)
塞西莉亚·威廉斯的记述·····	(200)
安吉拉·沃伦的记述·····	(210)

第三部

结 论·····	(217)
波洛提出五个问题·····	(222)
重 构·····	(231)
真 相·····	(246)
尾 声·····	(255)

引 子

卡拉·莱马钱特

赫尔克里·波洛饶有兴趣，他用欣赏的目光打量着被领进来的这位年轻姑娘。

她的来信并无奇特之处。只要求安排会面，至于这个要求的背后还隐藏着些什么，没有任何暗示。信简洁明了，语气公事公办。只是从一丝不苟的字体中能看出卡拉·莱马钱特是个年轻姑娘。

现在她本人就站在那里，高个，身材苗条，二十出头的样子。回头率一定很高。穿着入时，衣裙十分合身，毛皮大衣相当精美。她的头微微偏向一边，方形眉，小巧玲珑的鼻子，下巴显得坚毅。她生气蓬勃。首先打动人的是活力而不是她的美貌。

在她进来之前赫尔克里·波洛觉得自己十分衰老——现在他觉得自己变年轻了——有了活力——有了希望！

他上前迎她时，发现她深灰色的眼睛在仔细地打量着自己。认真而诚恳。

她坐下来，接过他递上的烟。点燃后她吸了几口，依旧用真诚而若有所思的目光打量着他。

波洛和蔼地问道：

“您在下决心，是吗？”

她有些吃惊。“对不起，我没听清楚。”

她的声音很动人，微有点沙哑，却十分好听。

“您是在判断我究竟是一个江湖骗子，还是您所需要的人。是吗？”

她微笑着说：

“哦，差不多。不过，波洛先生，您跟我想象中的并不完全一样。”

“我很老，是吗？比您想象的更老吧？”

“噢，也对。”她有点儿犹豫。“您看，我很坦率。我想要——我得要最好的。”

“放心好了，”赫尔克里·波洛说，“我就是最好的！”

卡拉说：“您不太谦虚……不过，我却有点相信。”

波洛平静地说：

“您知道，并不是一定得雇身强力壮的。我不需要去弯腰量脚印或者捡烟头或者检查被弄弯的草。我只要坐在椅子上想就足够了。是这里，”他拍拍自己圆圆的脑袋——“这里在起作用！”

“我知道，”卡拉·莱马钱特说，“所以才来找您。我是想要您做件异想天开的事！”

“挺有意思！”波洛说。

他用鼓励的眼光看着她。

卡拉·莱马钱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我的名字，”她说，“本不叫卡拉。是叫卡罗琳。跟我母亲的一样。我是以她命名的。”她停顿了一下。“尽管我的姓是莱马钱特——我事实上姓克雷尔。”

赫尔克里·波洛迷惑不解，眉头皱了一会儿。他喃喃地说：“克雷尔——我似乎记得……”

她说：

“我父亲是一个画家——很有名的画家。有人称他为伟大的画家。我认为毫不过分。”

赫尔克里·波洛说：“艾米阿斯·克雷尔？”

“是的。”她停顿了一下，然后接着说，“而我母亲卡罗琳·克雷尔却因谋害他而被判刑！”

“啊，”赫尔克里·波洛说，“我现在记起来了——只是不很清楚。那时我在国外。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十六年了。”姑娘说。

她脸色苍白，两眼闪闪发光。

她说：

“您明白吗？她被判刑……她没有被判绞刑因为他们觉得可以减刑——于是改为终身监禁。但她一年之后就死了。您明白了吗？就这样——结束了——最后……”

波洛静静地说：“您的意思是？”

名叫卡拉·莱马钱特的女孩把双手绞在一起。她有些犹豫，慢慢地说着，却分明在强调着什么。

她说：

“您得准确地弄清我的意思。我当时才五岁。太小了，什么也不懂。当然，我记得我的爸爸妈妈，记得突然离开家——被带到乡下。我记得一群猪，还有一位胖胖的农夫的妻子——每个人都很善良——我清楚地记得，他们总是怪怪地看着我——每个人都偷偷地看我。我知道有什么地方不对，孩子们常常有这种本能——不过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

“接着我上了船——旅途很愉快——航行了许多天后我到了加拿大，西蒙叔叔来接我，我和他还有露易丝婶婶一起住在蒙特利尔。我问起爸爸妈妈，他们说很快就会来的。后来——后来我大概忘了——只知道他们死了，记不清楚是谁跟我说过。因为那时我不再想他们了。我过得很开心。西蒙叔叔和露易丝婶婶把我当心肝宝贝，我上了学，交了许多朋友，几乎忘了我以前不姓莱马钱特。露易丝婶婶对我说这是我在加拿大的姓，我觉得有道理——只是我在加拿大的姓——但是到后来我忘了我以前还有另外一个姓。”

她仰起下巴说：

“看着我。假若以前您认识我，您会说——‘怎么会呢？这个女孩有什么烦恼呢？’我富有，健康，美貌，完全可以过得很好。二十岁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人。

“可我已经开始考虑问题，问及自己的父母，他们是谁，他们都干了些什么？我一定得弄明白——

“果然他们告诉了我真相。是在我二十一岁的时候。那时他们不得不这样做，原因之一是我可以自己支配我的钱了。于是就得到了这封信。是我母亲临死前留给我的。”

她的脸色变得暗淡，两眼不再闪闪发光，却像是两个暗淡的深潭。她说：

“我这才知道真相。知道母亲被判谋杀罪。简直太可怕了。”

她停了一下。

“还有一件事我得告诉您。我订婚了。他们说我必须等到二十一岁才能结婚。我知道真相后就明白为什么他们这么说了。”

波洛受到了震动，他第一次开口问道：

“您的未婚夫怎么看？”

“约翰？他不在意。他说这对他说没有任何影响。他跟我只是约翰和卡拉——过去的事情没有关系。”

她身子向前倾了一下。

“我们保持着婚约。然而，这些却并非没有关系。对我来说有关系。对约翰也一样……倒不是说过去的事情有关系，而是未来。”她握紧双拳。“我们想要孩子。我们都要想。可我们不想让孩子在恐惧中长大。”

波洛说：

“您难道没有想到过其实每一个人的祖先都曾经有过暴力和邪恶的行为吗？”

“您还不明白。诚然如此，但是一般人都不知道。我们却知道。离我们太近了。有时候——我见过约翰那样看着我。飞快地一瞥——犹如闪电。设想一下我们要是结婚了吵起架来——而我见过他用那样的眼神看我——我会怎么想？”

赫尔克里·波洛问：“您父亲是怎么死的？”

卡拉的声音变得清晰而坚定。

“被毒死的。”

波洛说：“我明白了。”

一片沉寂。

接着女孩平静地说：

“谢天谢地，您还挺敏感。您知道这有关系——这意味着什么。幸亏您没有安慰我。”

“我都听懂了。”波洛说。“我只是不知道您要我做些什么。”

卡拉·莱马钱特简洁地回答：

“我要和约翰结婚！我真的想要和他结婚！我至少要两个女儿两个儿子。您得使这些成为可能！”

“您是想让我和您的未婚夫谈谈？噢不，我简直像个白痴！您不是这个意思。告诉我您怎么想的。”

“听着，波洛先生。听清楚。我要雇您调查一桩谋杀案。”

“您是要——”

“是的，是真的。谋杀案就是谋杀案，管它发生在昨天还是在十六年前。”

“但是小姐——”

“等等，波洛先生。您还没有听完。还有一点很重要。”

“噢？”

“我妈妈没有罪。”卡拉·莱马钱特说。

赫尔克里·波洛摸了摸鼻子，喃喃地说：

“是吧，那自然——我觉得——”

“我不是感情用事，有她的信为证，是她死前留给我的。说要等到我满二十一岁再给我。她就是因为这个才留下信的——我敢肯定。一切都在信中，她没有杀人——她是无辜的——我应该相信她。”

赫尔克里·波洛若有所思地看着这张年轻而富有朝气的脸，缓缓地说：

“Tout de meme^① ——”

卡拉笑了。

“不，妈妈不是那样的！您觉得这可能是说谎——一个充满感情的谎言？”她热切地向前倾了倾。“听着，波洛先生，有些事情孩子们知道得很清楚。我还记得我母亲——当然很模糊，但我清楚地记得她是什么样的人。她从不说谎——哪怕是善意的谎言。如果一件事会伤害她总会明白地告诉你。比如说看牙医啦，手指上有刺啦，等等。她天性要说出真相。当时我不太喜欢她（我现在这样认为），却十分信任她。我现在仍然信任她！她如果说没有杀害我父亲那就是没有！她不是那种知道自己就要死了还要写下一个庄严的谎言的人。”

赫尔克里·波洛慢慢地、有些犹豫地点了点头。

卡拉继续说道：

“这就是我为什么认为我可以和约翰结婚。我自己知道这没什么。可他不同意。他觉得我自然会觉得我母亲是无辜的。波洛先生，这事情得弄清楚。得由您来把它弄清

① 法语：无论怎样。——译注。

楚！”

赫尔克里·波洛缓缓地答道：

“即使您说的是真的，小姐，十六年已经过去了！”

卡拉·莱马钱特说：“哦，办起来当然会很困难！但是除了您没有人能办到！”

波洛的眼睛微微一亮。他说：

“您很会说话。”

卡拉说：

“我听说过您，以及您办的案子，还有您办案的方法。您感兴趣的是心理，对吗？心理并不随着时间而流逝。看得到摸得着的东西不复存在了——脚印啦烟头啦弄弯的草啦那些再也找不到了。您可以翻阅关于此案的所有卷宗，也许可以同当事人谈谈——他们都还活着——然后，像您刚才所说的，您就可以靠在椅子上思考了。您一定能把真相弄个水落石出……”

赫尔克里·波洛站起身来。他用一只手轻轻地抚摩着短髭，然后说道：

“小姐，受您之托倍感荣幸。我不会辜负您的期望的。我答应调查此案。我要调查十六年前发生的事情，弄出真相。”

卡拉站了起来。双眼闪闪发光。却只说出了一个字：

“好。”

赫尔克里·波洛晃了晃食指。

“稍等片刻。我说过我要找出真相。您知道我没有任何偏见。您确信母亲是无辜的，我可不能接受，假若她有罪

——ch bien^①,那怎么办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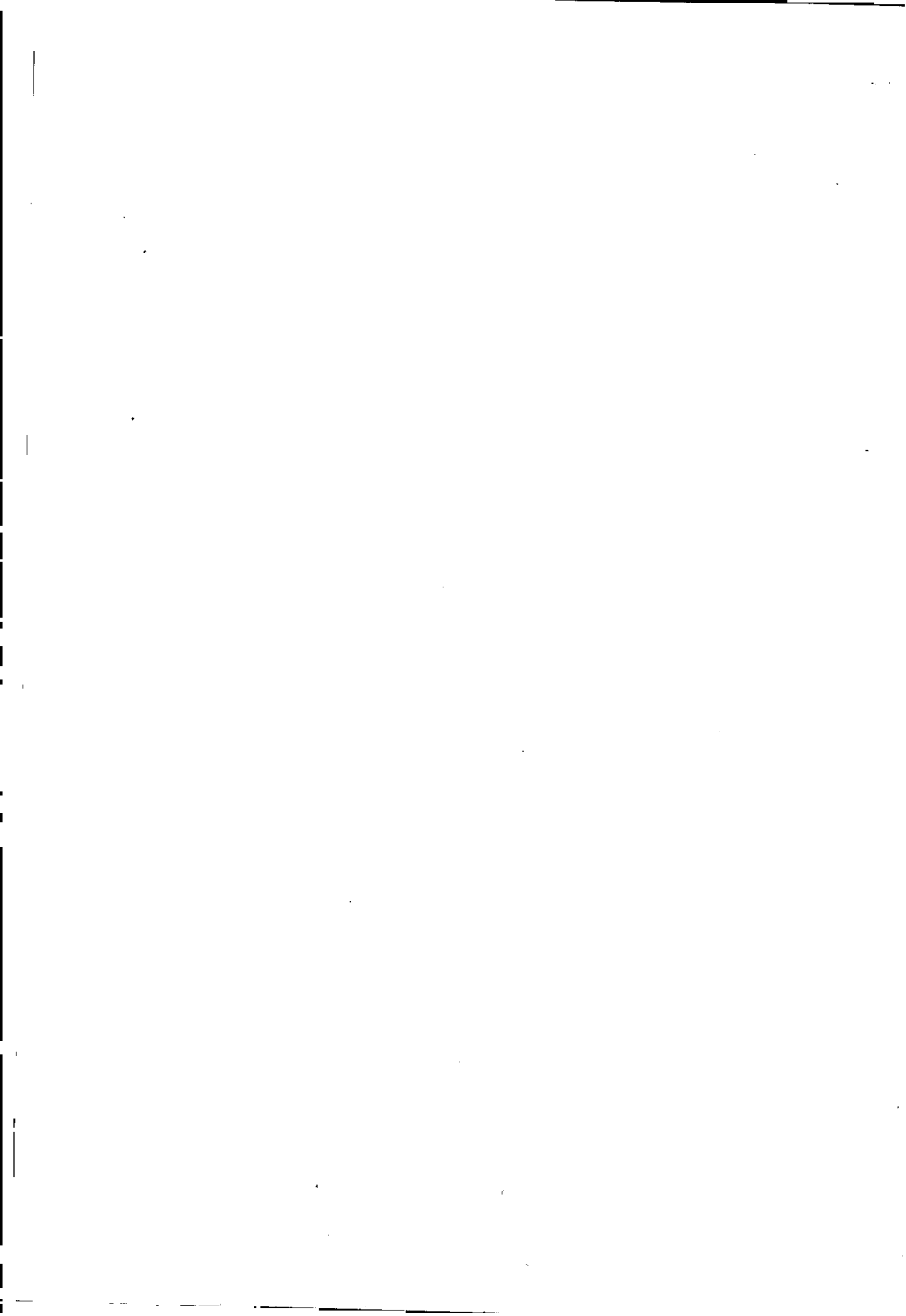
卡拉有些沮丧。她回答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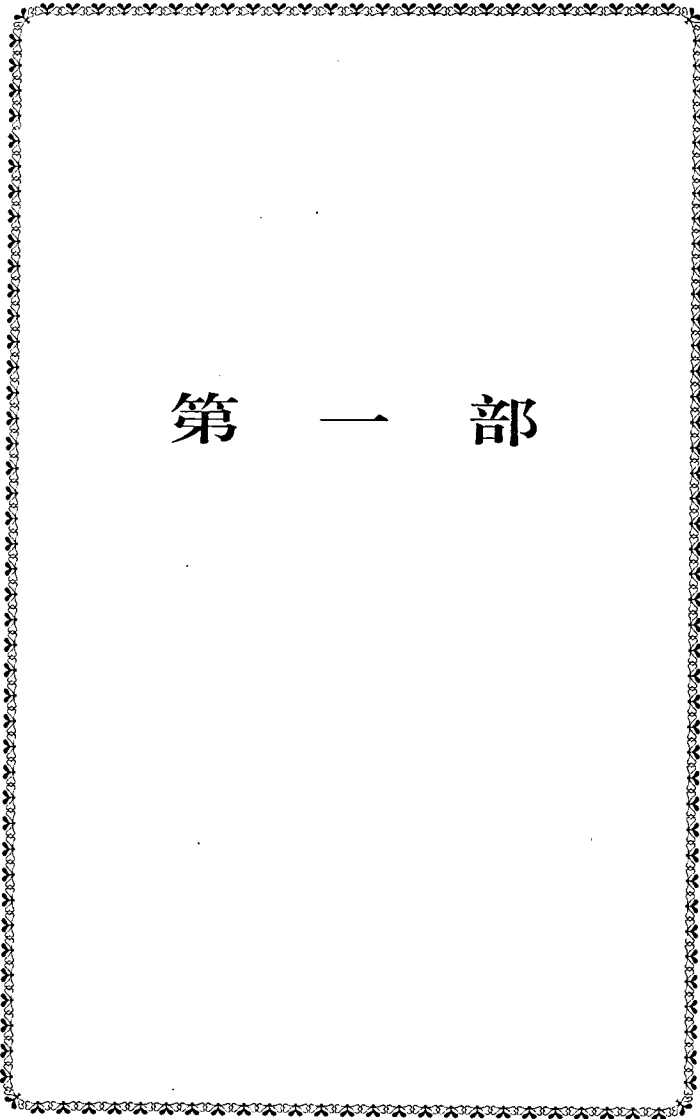
“我是她女儿。我要的是真相!”

赫尔克里·波洛说:

“那好。我应该说的是万一不是这样该怎么办,情况恰恰相反的话……”

① 法语:那么。——译注。





第一部

